

程洪海 著



生物战 的

秘密

嘿！先看看神秘的基因战

丹尼·里什笔下的基因战

基因到底是怎样回事

哇，基因技术可会给人类带来福音

嘿！基因技术也能造出基因武器

克隆技术，基因武器——

隐藏凶器，威力无比

来自细菌界的杀手

产毒菌是致命武器

美国人是生物战的礼物

生物战不可怕

现代战争的秘密

丛书之一

现代战争的秘密 丛书之一

生物战的秘密

程洪海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物战的秘密/程洪海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

ISBN 7-5065-4194-7

I. 生… II. 程… III. 生物战-少儿读物
IV. E86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328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48 印张:6.25

字数:1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9.80 元

目 录

嗨！先看看神秘的基因战	1
丹尼·里什笔下的基因战	1
基因到底是怎么回事	15
哇！基因技术可会给人类带来福音	22
咳！基因技术也能造出基因武器	27
克隆技术,基因武器	33
瘟魔出洞,威力无比	42
来自自然界的启示	43
尸体竟是秘密武器	46
英国人送出奇怪的礼物	50
生物战开始了	51
生物武器也是不断发展的	55





现代生物武器的七大特点..... 60

各式各样的生物弹药..... 67

知道魔鬼部队吗？它可把咱中国人

害惨了..... 72

害人虫它爹——石井四郎..... 73

凶残成性、遗臭万年的 731 部队 85

骇人听闻的活人试验..... 92

令人发指的活人解剖 101

让人毛骨悚然的解剖室和陈列室 108

四处播撒细菌，罪孽深重..... 112

恶魔的末日到来了 120

魔鬼兄弟罪亦难逃 124

满含血泪的控诉 136

太可怕了！他们竟然把害人害己的

瘟神请进家门 148

咳！那个格林尼亚德岛 148

装有炭疽杆菌的“小饼” 154

城市成了试验场 159

雪地上的苍蝇	165
神秘的苏军 019 部队	173
瞧,这就是莫斯科生物武器库	189
苏联曾将天花核弹头瞄准纽约	193
她在为萨达姆制造生物武器	197
生化恐怖活动威胁越来越大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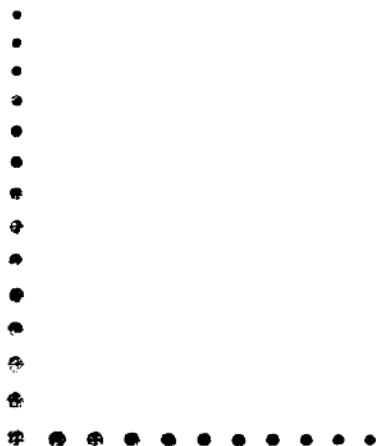
你看,你看,恐怖精灵“六家族”的脸	204
形形色色的细菌	205
传染性极强的病毒	222
一个就能让人患病的立克次体	227
专吃细胞的衣原体	232
1 克能毒死 8 万人的毒素	234
全身都是霉气的真菌	238

瘟魔面前一声吼,该出手时快出手	242
瘟魔的致命弱点	242
禁而不绝的国际公约	246
睁大双眼,早早发现	249
可别忘了带照妖镜	252





预防接种使你刀枪不入	254
穿上护身甲就不用再怕哟	256
水煮火烧药喷土埋,瘟神就没戏了	261
 铸造生物战之盾的人们	274
鲜为人知的紧急起飞	274
艰难的起步	282



嗨！先看看神秘的基因战

21 世纪是生物工程大发展的世纪,但是生物技术的飞跃发展却使人喜忧参半,科学技术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就看人类如何来运用它。基因组研究同样不能例外,不但能发明新药、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还可以制造世界末日杀手——基因武器。这并非是天方夜谭……

丹尼·里什笔下的基因战

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欧各国曾流行着这样一本书,它不是言情小说,也不是明星传记,而是一本由法国生化战专家丹尼·里什编写的《生化战》。它的出版引起了人们的极大





兴趣，多次再版仍被抢购一空。这本书给人们讲了一个发生在未来，也就是1997年的事情。虽然1997年已经顺利地过去了，但是这位生化战专家的预言仍然有可能发生，也许比小说里描述的情形更为可怕。因为基因武器正在向人们逼近。故事是这样讲述的：

1997年5月1日，法国巴黎，暮春，气候转暖，天空蔚蓝如洗，街头绿地花坛，树林中一片鸟语花香。据国家气象台预报，气温将逐渐升高，到5月中旬可达20℃左右。

清晨，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咖啡厅前的空地上，便已经出现了一批身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孩子们举着五彩缤纷的气球穿过街道，从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附近不时传出乐队的演奏声，所有这一切都向市民表明，节日已经来到，整个城市将沉浸在欢乐之中。

然而，在巴黎火车站的一个售报

亭前，一位 30 岁上下的男子在买了一张《费加罗报》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竟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

“先生，你怎么啦？”报贩轻声地问道。

“我感到全身难受，很不舒服，我想赶快回家。”

这个男人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慢慢地离开了报亭，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报贩对周围买报的顾客们说，“你看！今天一大早，这样的人已经出现 3 个了，甚至还有一位身穿黑上衣的先生一头栽倒在地上，别人好不容易才将他搀扶起来，送往医院。”

“说的是呀！”一位妇女搭了腔，“刚才，我上汽车时，正碰上一位女邻居下车，她出去连东西都没买就空手回去了，说是身体感到不适。在另一个车站，我





甚至看到一个军士发抖，像是在冬天一样。真奇怪，都春天了，怎么会冻成那个样子，脸都青了，真是少见。”

这类现象从清早起，就在巴黎几个区发生了。一些病人在头天晚上就已有感觉，于是便早早地去睡觉了。

各个医院已接待了第一批留院观察的病人，但仍有病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医院。药房的阿斯匹林成了热门货，人们争相排队购买。更使医学专家迷惑不解的是，中午以后，从里昂到圣艾蒂安，从马赛到瓦朗西安，乃至所有法国城市，传来了几乎与巴黎情况完全相同的消息，各地都有不少同症状病人出现。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5月2日，厂矿企业的缺勤率迅速上升。铁路、航空与纺织部门缺勤率之高为法国历史罕见。《法兰西晚报》称此为瘟疫；《世界报》通栏标题是《流感席卷全国》；《自由报》更带有讽刺意味地报道：

“瘟神示威，禁止人上班。”5月3日，法国鲁瓦西机场发生的恶性事故尤使人们不安。一架波音727客机驾驶员在着陆前突然晕倒，飞机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偏离跑道，冲上了公路，造成160人死亡。

就在同一天，一些城市发生了骚乱，保健站、药房和医院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那些未染疾病的人想不惜任何代价地接种疫苗、注射预防针，而卫生机构又没有这种药品，因而发生冲突。病人还在增加着。

社会活动开始受到干扰，人们议论着关闭学校、工厂和影院等公共场所。一些市民悄悄地收拾行李，想离开城市去乡下暂避，甚至还有不少人盘算着旅居国外，但又听说欧洲其他城市也受到疾病侵袭。布鲁塞尔感冒流行，洛桑、日内瓦和慕尼黑同样发生大量疾病病例。这些地方正在考虑封锁边界，因为法国是病源国。





3天过去了,到了5月4日。清晨,法国议长受总统委托,在巴黎爱丽舍宫召开紧急会议。查里·杜利叶这位反对党议员和老政治家,几年前已经退休,从没想到会有一天要他行使总统职权。但是,按照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他必须接受这项使命,因为让·路易·道拉特总统病倒了。在总统康复之前,他要主持爱丽舍宫的政务。

早晨6点多钟,临时代总统乘车到达爱丽舍宫,门卫因为稍感突然,礼节不甚周到,然而,在连总统都病倒的时候,没人再计较这些了。

查理·杜利叶慢慢走近总统的病床。总统私人医生站在一旁,神态严肃而沉重,他说:“总统刚睡下,他发烧 40°C ,睡前还在说胡话。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简直不可思议。”

临时代总统耸了耸肩,然后来到大厅开始对部长们讲道:“先生们!我的责

任是立即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这种疾病已蔓延了几天,我们的形势非常严峻,共和国现在处于危机时期。”内务部长没有患病,他负责维持公共秩序,保证公共设施和资源设备的安全。在危机中,公有权强制公民服从某些规定。内务部长的作用非常重大。卫生部长必须负责有关全国民众的疾病预防和制订处理措施。

混乱从5月3日起就开始了,整个法国都有麻烦。内政部长决定调请部队干预,特别要让宪兵出来行动,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各类警察的力量。因为警察也有许多人病倒了。然而,即使军队投入也难以控制局面,病人的数字已有几十万。到这时,除了鲁西瓦机场的非直接死亡之外,尚未发生死亡事件。但是人们惧怕染病,惧怕死亡。仅感冒而言,欧洲人十分清楚,1918~1919年的流感中,世界死亡人数就达2 000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双方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





恐怖会导致许多不理智的行为发生。人们像害怕接触鼠疫病人一样，互相躲避。病人被家庭亲人和朋友遗弃，无人照管，任其听从命运摆布。极其自私之人拿着手枪和匕首，随时准备对接近他们的人行凶。

接近中午时分，政府对报界代表发布了一份简短的疫情公告，许诺在近日内进行疫苗注射，并要求公民保持镇静。然而政府的号召并未奏效。当天晚上，边境便发生了冲突，比利时、瑞士、西德、意大利和西班牙相继关闭了国境。

在这种暴力和紧张的气氛中，谣言比疾病传播得还快：难道这种流感是自然形成的吗？会不会是其他国家在搞鬼？

谣言不胫而走，而且居然还找到了一些根据。两天来，人们纷纷质问国家科学和军事顾问处，要求公布国际背景。

因为生物武器不同于其他武器，它

完全可以由一个有经验的特遣小组实施放毒作业。当疫情发生时他们早已逃之夭夭、远走高飞,躲在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幸灾乐祸地静观事态的发展。而入侵部队只待瘟疫在敌国军队中蔓延以后才会出动,占领这个国家。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就要从最坏处着想。敌人使用的病毒,肯定是经过选择的,它会使现行一切预防措施都无济于事。

医生和专家们彻夜不眠地查阅资料、档案,终于找出一种似乎可以进行注射的疫苗。他们赶快报告卫生部长。到了部长官邸,来回话的是一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夫人或秘书,说不能惊动部长,因为他在黄昏时突然肚子疼得厉害,脊椎骨发麻,一试体温已达到 40°C 。

一小时后,医生们又驱车来到内务部长家,感谢上帝,他还没有受到疾病的骚扰。医生们向他汇报了形势,经过简





短协商，部长决定采取措施。每个防疫地段、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不管是行政长官、还是卫生厅人员都要执行他的指示。一切可动卫生设施都要交付医生使用，以便严格隔离病人。疾病极易传染，凡是与病人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尽快进行注射。

但是，这样的措施并不容易执行，很难对所有病人隔离。医院床位爆满，部分医务人员病倒缺勤，很多病人仍在家中，时刻威胁着亲友和邻居。

法国才找到的疫苗即便有效，也只能满足极少部分人员注射。有些地方有药，但医务人员奇缺，不够分配。况且，对那些精神上近于崩溃、丝毫不能保持镇静的众多居民进行注射，也不能收到良好效果。

政府无奈之下，宣布法国处于紧急状态。白天禁止3人以上人员聚会；夜晚严格执行宵禁；病人家属强制不准外出。